

書無多購者從速其成豐朝之第一批書本月亦可出版特此通告

交即當如件寄不誤品目價格面議即寄

每六冊十一元每十二冊二十二元

每冊三錢四分

# 故宮週刊

題  
易培基

名教罪人出版

此書精宮原處外無傳本今用上等紙精印業已出版定價大洋五角等連

## 小引

## 珍妃傳略

帝運將終、宮庭多變、化晨摩虐、麟黎啓吳、惜彼賢妃、適受凶會、維妃玄亭間字、椒壁連枝、積見恩於東朝、遂橫摧於西狩、幸全班寵、未傳執素之辭、不待陳亡、遽葬脂粉之井、名流托詠、本事熱鬧、用次專刊、張其幽怨、比方環燕、宜有取焉、

編者識

### 珍妃傳略

珍妃姓他他拉氏爲瑾妃女弟、光緒十四年姊妹同選入宮、十五年冊爲珍嬪、二十年進珍妃、以忤西太后、詆責其習向奢華屢有乞請、降貴人、逾年仍封珍妃、居景仁宮、二十四年、復因事觸太后怒、幽禁於北三所、二十六年太后出巡、沈於井、二十七年德宗還京、追進皇貴妃、葬西直門外、後移附崇陵追封恪順百鍊靈故一則

予於庚子歲暮、在閩海長門軍次、得友人張松父連魁書、言聯軍入都、官兵怪狀、及兩宮西幸、珍妃殉國諸異聞、嗣復陸續鈔寄一時留都諸文人詩詞、多隱約其辭、實則慈禍令人憐妃隨井也、按妃姓他他拉氏、爲總督裕泰之女孫、侍郎長叙之女、瑾妃之同懷妹、生光緒二年丙子、十四年選爲珍嬪、二十年晉珍妃、

像 遺 妃 珍

(海南於照言女宮劉)



開 妝 之 前 宮 入 未 妃 珍



(號 四 同 胡 子 粉 現 卽)

二十六年死於宮井、年僅二十五、二十七年、清德宗還宮、追晉爲珍貴妃、妃姊妹皆文道希女弟子、昆弟中如志銳、志鈞、志鏞、均一時聞人、戊戌之案、深爲慈禧所惡、予與吾友說國貨星城西、即妃未入宮時妝閣也、往往於槐陰竹下、飯間當日談閑瑣事、蓋德宗之變法、妃實有以贊助之、一時有殉國之說、殆爲尊者諱耳、茲將當時流傳詩詞、於妃死事有關者、撮錄於後、僅得十之一二、餘則付諸蠶鼠之吻矣、朱古薇強村詞、聲聲慢、和味聯落葉云、  
鳴璽類、吹蝶空枝、飄蓬人意相憐、一片離魂、斜陽搖夢成煙、香溝舊題紅處、拚禁女憔悴年年、寒信急、又神宮凄矣、分付哀絃、終古吳覺無分、正飛霜金井、拋斷繡絲、起舞迴風、纔知恩怨無端、天陰洞庭波闊、夜沈沈、流恨湘絃、搖落事、向空山休問杜鵑、  
(接第二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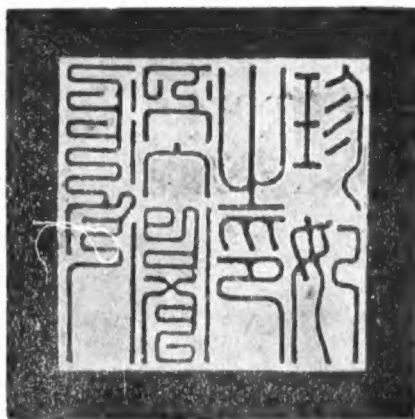
宋四家墨寶出版

本刊選期所登宋四家墨寶現用上等宣紙精印單行本定價每冊大洋九角刻已出版

珍 嬪 金 冊



文 印 金 妃 珍



又兩家詞中、金明池詠扇于湘荷花一首、其後園亦指此事、王云、忽涌飛簾驚掠鴨、恁水佩風襟、舊情難問、芳時換、哀蟬曲破、花夢短、野鷺睡穩、島香煙棹道垂楊、望太乙仙舟、歸期難準、腰肢露軟盤、飄零鉛淚、情共銅仙偷換、朱云、揚折西風絲寸寸、漫覓醉仙蹤、碧箔深引、霓裳舞、今宵疊嶂、雙淚影、明朝吹盡、儘相思、太液秋容、但墜粉空房、石麟沈恨、怕玉井峯頭、月昏烟淡、翠被餘香愁損、又李亦元湘君云、青楓江上古今情、錦瑟微聞鳴咽聲、遠海鶴歸應有恨、鼎湖龍去總無名、珠簾隔雨香猶在、銅鑾經秋夢已成、天寶傷人零落盡、隨鸞辛苦說華清、又曾重伯有庚子蕩蕩詞之作、亦悼妃也、詩凡十二首、並錄之如左、(一)殿宮一夕淪秦壘、疏勒千年出漢泉、鳳尾樓前陪玉輓、龍文璽珞殉金細、文驚去日紅為淚、輕燕仙時紫作烟、十月帝城飛木葉、更于何處聽哀蟬、(二)赤闌迴合翠淪淪、帝子精誠化鳥歸、重壁招魂傷穆滿、漸臺持節召真妃、清明寒食年年憶、城郭人民事事非、湘瑟流哀彈別鶴、寒魚哀雁盡驚飛、(三)銀床玉露冷金鋪、碧化長虹轉鹿盧、姑惡聲聲啼苦竹、子規夜夜叫蒼梧、破家巨耐雲昭調、殉國爭憐李賀符、料得佩環歸月下、滿身星斗泣紅蕖、(四)朱雀烏衣巷戰場、白龍魚服出邊牆、鷓鴣亭外風光慘、魚藻宮中歲月長、水殿可憐珠宛轉、冰銷風得玉淒涼、君王莫問三生事、滿殿梨花繞佛堂、(五)王母傳籌擲桂旗、閨門宜謝育教蓮、漢家法度天難問、敵國文明佛不知、十宅少人簪白素、六宮同日畫青氈、玉釵湖上粘天草、只託微波殺卷施、(六)天文正軍王良馬、地絡先摧蜀后蛇、太液自來涵聖澤、水仙從古是名家、龍蘭悼影傷瓊樹、河漢回心濕絳紗、秋女也憐人薄命、繞欄爭挂相生花、(七)十海停歌山罷舞、芙蓉蠟蠟鯉魚風、慶豐戰鼓驚朱甍、瑤席新香剩綠熊、魂魂暗依秦風釐、聖明終屬晉駘宮、景陽樓下胭脂水、神岳秋毫事不同、(八)塵外曉風吹曉曉、未央前殿咽秦蕭、石華廣袖誰曾覆、沉水奇香定未燒、荷露有情拋粉淚、淩波無賴學纖腰、雲袍枉結留仙帶、白石清泉任寂寥、(九)姊妹雙飛侍望仙、風聞原自賜恩偏、賞花處處陪銅鞮、闕朝朝費玉錢、秦苑綠蕪催夕照、梁園春雪憶華年、姓名只合埋青史

印 金 妃 珍



宮中人語

、何水何山認墓田、(十)嫺嫺靈風起綠萍、幽憐明滅掩春星、白楊得斷聞山鳥、紅藕行疎度冷螢、山驛夢回悲羽檄、水亭愁思慘丹青、驚輿縱返填橋鶴、咫尺黃姑隔畫屏、(十一)鶴市山花夢鏡臺、魚燈未落落粧梅、三泉縱滴悲寒塞、五勝空成恨未灰、福海生平愁似墨、秦陵迴望繡成堆、如何齊女門前塚、惟有寒鴉啄冷苔、(十二)橫汾天子家何在、姑射山人雪未消、恨海萬重應化石、柔鄉三尺不通潮、青羊頰底憐珠璣、白馬潮頭弔翠翹、八節四時佳麗夕、倩魂休上蘼洲橋、

面 印 金 妃 珍



以下各節、關於珍妃入宮被難各情形、為本院得諸舊宮監及白頭宮女之口者、分別記之如左、

(接第三版)

壽藥房 (處之禁被妃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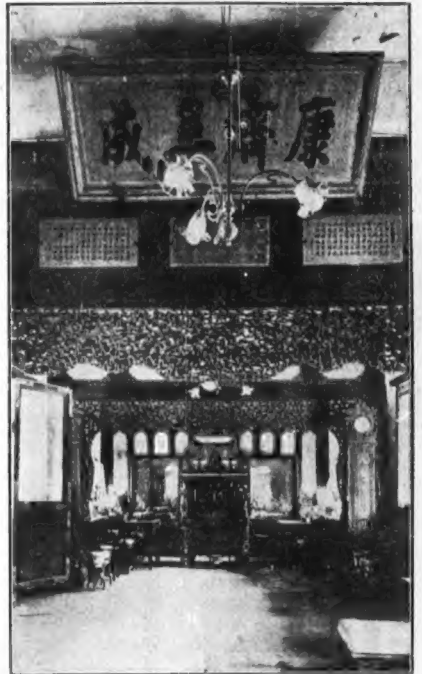


壽藥房前門



（二）珍妃入宮以後情形「百姓宮女所言」 珍妃貌美而賢、初入宮時、極爲慈禧所鍾愛、知其性喜書畫乃命內廷供奉繙寫蒙古文字教之、平時居景仁宮、與德宗則同居養心殿、德宗愛之、青與共讀、妃漸失慈肅歡、但尙未有若何變動、及至慈肅六十壽時、值福州將軍出缺、隆裕后欲以此職畀乃舅、因妃頗得德宗寵、倩其請於德宗、妃則以「誰說均是一樣」之語謝、后誤以妃恃寵而驕、乃趨慈肅前告妃欺壓皇后、后本慈肅女姪、平日有對后小不敬者、慈肅嚴刑責罰、謂正宮中體制也、今聞作后者、乃素不喜之珍妃、其忿怒之狀、較之平日十倍而不止、時慈肅居南海懷慶殿（即今南海居仁堂地址）德宗居瀾台、隆裕與珍瑾二妃同居豫軒、慈肅乃傳在同豫軒侍妃之宮女太監等至儀慶殿、面詢妃平日起居狀況、叱咤備至、瀾不可犯、宮監等惶惶萬狀、乃言妃平日甚爲恭謹、從無大舛、慈肅聞而怒、疑宮監秘不直陳、乃命掌刑太監杖擊之、哀號蹄踊、皮肉皆脫、但宮監所言、仍如前說、時妃侍側、慈肅盛怒之餘、更命太監掌責之、令自陳、妃以皇帝所寵、今乃當衆受辱、痛不欲生、終無結果、慈肅愈怒、遂奪其妃號令降爲貴人、太監王有兒、藉八十充軍、宮監等被逐大半、時妃已回同豫軒、哀毀異常、慈肅復施其牢籠手段、賜妃溫湯並食品八盒以慰之、翌早八時慈肅又傳轎至同豫軒、行至流水音見捧船太監未着袍、怒其大不敬、命責之、時宮杖未至、憤怒之餘乃乘所乘之轎半捷之甚苦、嗣至同豫軒、見隆裕及珍瑾二妃均因懼慈肅之威、同時昏暈、僵而不醒、（接第四版）

體和殿 (地之還被妃珍)



景仁宮 (處居時平妃珍)



景仁宮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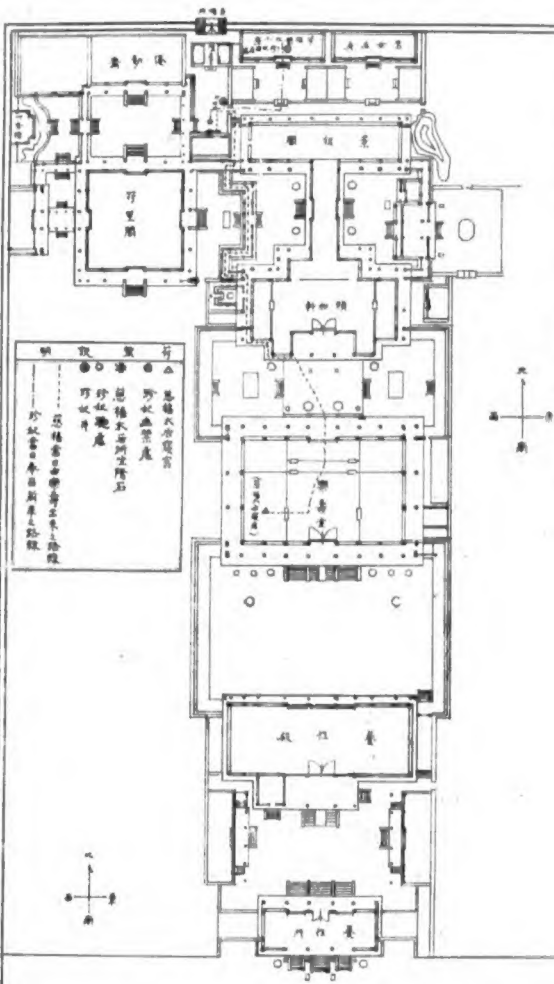




慈禧乃大權、而至瀛台告德宗、德宗憤以「死就死了此後永不立后」之語示決絕之意、自此事過後、妃之與慈禧間益增嫌隙、但起居各節尚如舊、只縮減其侍從而已、又隔二三年始因戊戌變政事、困於鍾粹宮後北三所、寄苦備至、所攜什物、均藏於宮壁上預挖之空洞中、夕再傳出、蓋防慈禧搜去也、至光緒二十六年庚子、拳匪之變、慈禧乃令崔玉貴推珍妃入事壽宮後井中、從之者尚有宮女及一太監、時珍妃已遷葬於景福閣小屋、入井前一夕、慈禧向召妃朝見、謂現今江山已失大半、皆汝所致、吾必令汝死、妃憤曰、隨便辦好了、翌日即推之入井、後慈禧出走至長安時、復封妃為神、亦追薦之意、是日慈禧假寐時、即夢見妃告以不必加封、吾已成神矣、並力數慈禧之惡、醒而不語者半日、咽喉盡腫、同嬪後、出妃屍於井、顏如生、胭脂尚存、只失去紫腿一腿帶而已、妃宮女尚存二、曰春艷春壽、聞已近年故去云、(言此事之宮女、白姓、曾侍珍妃、惟於珍妃在南海被責後、即為慈禧逐出、時年二十歲、今則五十六矣、)

(三)同前「劉姓宮女所言」 珍妃十三歲入宮、十五歲行大婚禮、時光緒十四年正月也、珍璵二妃異母所生、相差只一歲、

珍妃最後幽禁處及投井經過路線圖



種於此也、(言此事之宮女、乃德宗行大婚禮時、慈禧派其允壽、於坤寧宮守喜、二十三歲入宮、於光緒二十五年五月出宮、時宮女三十五歲、今則七十五歲矣、)

(四)珍妃被難情形「舊宮監唐冠卿所言」 庚子七月十九日聯軍入京、宮中驚慌萬狀、總管崔玉桂率快槍隊四十人守照和門、亦率四十人守樂壽堂、時甫過午、子在後門休息、突聞慈禧后自內出、身後並無隨侍、私攜將赴頤和軒、遂趨前扶持、適至樂壽堂右、后竟徑西廊行、子頗驚愕、敢曰、老佛爺何處去、曰、汝勿須問、隨余行可也、及抵角門轉灣處、適曰、汝可存頤和軒廊上守候、如有人窺視、槍擊毋恤、子方駭異聞、崔玉桂來、扶出角門西去、竊意將或殉難也、然亦未敢取問、少頃、聞珍妃至、請安畢、並祝老祖宗吉祥、后曰、現在還成話麼、義和拳搗亂、洋人進京、怎麼辦呢、繼語音漸微、噙噙莫辨、忽聞大聲曰、我們娘兒們跳井吧、妃哭求恩恩、且云、未犯重罪名、難道留我們這洋人毒手麼、你先下去、我也下去、我下去了、我也下去、妃叩首哀懇、旋聞后呼玉桂、桂謂曰、請主兒速回吧、妃曰、汝何亦逼追我耶、桂曰、主兒下去、我這下去呢、妃怒曰、汝不配、子聆至此、已木立神凝、不知所措、忽聞后疾呼曰、把他扔下去吧、遂有掙扭之聲、繼而悍然一聲、想珍妃已墜井矣、斯時、光緒帝居養心殿、尚未之知也、後玉桂疽瘡背死、

祭祀珍妃之屋及其被難之井



宮中之像乃光緒二十一年二月十二日之所照、所着之衣服、長袍為洋粉色、背心為月白色鑲寬邊、乃光緒二十一年最時髦之裝束、係於宮中另做者、珍妃每早於慈禧前請安畢即回景仁宮、任意裝束、並時攜取各種委式、此像則於南海所照、後為慈禧所見頗不悅、光緒二十年時有耿九者、賄結慈禧之小太監王長泰(即王有兒)、藉德平即(藉八十)、謀取粵海關道事、王藉二監平日均為妃所喜、時賜食物、此時王藉二監受耿九之託、因請於妃、密陳德宗准其、同時復有寶善者、乃慈禧姪之岳父、駐兵于鳳凰城、因兵敗失守、釐金運動免罪、亦經王藉二監請於妃、並進呈慈禧背心及大衣料二件、此二事均以不密外洩、聞於慈禧、大怒、並珍璵二妃均被責之、將王藉二監充軍於黑龍江、遇赦不赦、王藉本精于皮黃劇、至營口逗逗前行、並於當地搭班演戲、解卒不得已內聞、慈禧乃命就地正法、時妃二十一歲也、時妃被責後仍居景仁宮、因喜攝影術、復暗使戴姓太監於東華門地方開設照像館、復為降格后密白于慈禧、乃將戴姓太監杖斃於庭、至珍妃二十三歲、光緒二十四年戊戌之變、慈禧乃幽妃於建福宮、繼徙北五所、令二宮女侍、門自外鎖、飲食自櫃下送進、珍妃被囚後、原住之景仁宮即被封、其守宮太監全體被逐、至光緒二十六年庚子妃乃被迫入井、珍妃性慈厚、喜游藝、頗得德宗寵、以此為降格所嫉、按宮例妃不應乘八人轎、德宗特賞之、被慈禧見而令將轎擄毀、德宗不悅、嗣降格竟以短妃於德宗反為所厭、自此妃遂益為慈禧所不悅、其死因蓋早

珍妃之供桌

